



铜鼓人家

烟火帖

□ 邱桀

在铜鼓待得越久，越喜欢这里的人家——那些藏在洗车店里、农家灶中、邻里门把手上的细碎温暖，拼凑起我对这片土地柔软的爱。

排埠镇那家常去的洗车店，老板邓大姐掌心沾着泡沫，笑起来眼角弯弯。路过那里，我总会停下来洗一次车，只因爱她洗车的细致：脚垫必翻转冲刷至无纤尘，也绝不肯放过车轮轮毂隙里的泥点，收费却比城里便宜一半。

洗完车我正掏手机扫码，她忽然开口：“要不要萝卜白菜？自家种的，吃不浪费。”我还没应声，她已朝里屋喊了一声，她丈夫应了声拎着两个塑料袋就往对面菜地去了。不过几分钟，袋子就鼓囊囊沉甸甸的。几棵上海青嫩得能掐出水，叶片上挂着的泥星子都带着新鲜气；另一袋里的白萝卜，个个白胖表皮光滑。“不值钱的东西，别嫌占地方。”她擦着手上的水，语气自然，随手就把它们放到我车里。

这样的暖，在铜鼓常常碰到。前阵子陪朋友下乡，她姑父家在山坳深处，青砖黛瓦半掩在竹林里。刚进门她姑姑就连连说：“没提前打招呼，只能凑合吃点。”转身却和姑父钻进厨房忙活——铁锅在柴火上滋滋作响，肉香混着竹笋的鲜气很快弥漫院子。一个多小时后，土鸡炖得汤色乳白，筷子一戳就脱骨；小河鱼炸得金黄酥脆，连刺都能嚼出咸香；灶头熏得透亮的腊肉，配着泡发的野山菌和鲜笋，带着乡土的醇香。临走时，朋友姑姑把捆成小把的青菜、小竹笋干塞进后备箱：“都是自家地里种的，比城里买的更放心。”

我还记得前年在棋坪镇大梅村的经历。朋友的叔叔家在与修水交界的山脚下，在他家吃完饭后，我盯着灶台上挂的老腊肉挪不开眼——那肉熏得恰到好处，红亮得像琥珀，切开纹理分明，半点不腻。我试探着说想买两斤，主人家当即应下，切好包得整整齐齐。临走时我加了主人微信转钱，却迟迟不见对方点开收下。后来朋友告诉我：“在我们这儿，真心实意留客，又是自家做的吃食，哪能真要人家的钱？客人喜欢，就是给我们面子。”

这份温情，不止藏在乡野，更包裹在城镇的巷陌里。我的邻居是个年轻小伙，父母在老家种着几亩地，隔三差五就进城给他送米送菜。我下班回家，常能看见自家门把手上挂着一个塑料袋：有时是刚掰的玉米，颗粒饱满得能爆开花；有时是晒干的板栗，剥壳就能吃；有时是带着瓜蒂的老南瓜，蒸着吃又粉又甜。我总记着这份情，买了零食就往他家孩子手里塞，一来二去，邻里间竟多了份亲人般的牵挂。

因我常下乡，那些熟悉的乡亲见了我也总爱往我手里塞东西。有位种西瓜的大哥，之前总给我送自家种的茄子、辣椒，每年西瓜成熟时，我就专程去他家买二三十个，分给同事和朋友，也算借着这份由头，把铜鼓的暖传递下去。有次去三都西向村的“中国好人”陈道荣家，聊到傍晚他硬塞给我几斤板栗：“自家树上结的，不值钱。”我几次三番要给钱都被他推回来。直到有次我和朋友去他家再拜访，买了他家两只胡鸭，悄悄把板栗钱一并扫了过去，也算放下了桩心事。

这些细碎琐事，便是铜鼓的人情味。它融在烟火中，不喧嚣，不张扬，却让每个踏足这片土地的人，都能感受到温暖与踏实。



心香寄

陪儿子过劳动节

□ 魏益君

“爸爸，劳动节为什么要放假？放假了还叫劳动节吗？”这是去年“五一”前，儿子问我的话。

儿子歪着脑袋问我这个问题时，我正在沙发上刷手机。我愣了一下，说实话，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。在我的认知里，劳动节就是小长假，是出游、聚餐、补觉的好日子。至于“劳动”二字，早被自动忽略了。

我放下手机，认真地看了看儿子——他刚上小学二年级，正是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年纪。我忽然意识到，如果连我都不清楚劳动节的意义，又怎么指望他理解劳动的价值呢？

“你说得对，劳动节确实应该劳动。”我坐直了身体，“这样吧，等放了假，咱们就过一个真正的劳动节。”

儿子眼睛一亮：“真的吗？那我们要干什么？”

“大扫除。你把你的玩具房收拾干净，我把客厅和书房整理好，怎么样？”

“好！”他兴奋地跳了起来。

到了“五一”，儿子比平时上学起得还早。我给他系上小围裙，递给他一块抹布和一个收纳箱。刚开始他干劲十足，把积木一块块往箱子里扔，可不到二十分钟，他就坐在一堆玩具中间不动了。

“爸爸，太多了，我收拾不完。”

我没有急着帮他，而是走过去蹲下来，和他一起看着满地的玩具。“你看，如果把这些玩具分类，车子放一起，积木放一起，绘本放一起，是不是就没那么乱了？”

他想了想，点点头。我陪了他十分钟，剩下的事情他坚持要自己完成。一个半小时后，他跑过来拉着我去检查，小脸通红，额头上有细细的汗珠，但眼睛亮晶晶的。

“爸爸你看，我把不玩的玩具收进了柜子，常玩的放在架子上，地板我都擦过了！”

我摸摸他的头，由衷地说：“真棒，比爸爸收拾得还整齐。”

那天下午，他又主动帮我洗了抹布，给花浇了

水。晚饭后，他吃得很香，平时挑食的毛病也不见了。他认真地对我说：“爸爸，劳动好累，但是好开心。”

这句话让我想了很久。我们这代父母，总想给孩子最好的，舍不得让他们吃苦受累。我们替他们背书包、整理房间、解决一切困难，以为这就是爱。可我们忘了，劳动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——它教会孩子能坚持、负责任、有条理，也让他们体会到付出后的成就感。

那个劳动节，与其说是我陪儿子过，不如说是他给我上了一课。

履痕集

江上往来人

□ 陈志宏

周末一早，驾车抵达九江市永修县江上乡。乳白色的雾霭悠悠地在山坳浮游，像谁把云撕碎捏散了。我们这群人从省城赶来，职业各异、年纪不同。我带了两岁半的儿子，一路上，他手舞足蹈，一双小眼睛滴溜溜地转，看啥都新奇。

江上没有江，有山。九岭山高耸入云，群山环绕，林壑幽深，好似欧阳修笔下的琅琊仙境。层峦叠翠间，溪涧潺潺，鸟鸣声声，如环佩叮当，一步一景，恰似画中游。

山行数里，溪水淙淙不绝，清脆婉转。沿溪涧往上，水声更响，山色更亮。不是一条线，而是无数条，从石缝里、竹根下、蕨草丛中钻出来，汇到一处，散开，又聚拢。清得能看见水底的卵石，光滑圆润，让人恨不得亲手摸一摸。山溪奔腾，翠竹青青，漫山遍野的春笋，直指苍穹，裹一身褐色外衣，毛茸茸的，挂着晶莹的露珠。

白云出岫本无心，却被有心的诗人舒琼捕获，随手出诗章：“沿着泉涧边/我们撩开萋萋芳草/一睹向上攀爬着/去叩一扇云门……”面对山和云、林和溪，诗人梦飞情不自禁赋诗：“此刻似乎自己已消失/挣脱所有束缚/化为一只春之小鸟。”山路一转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建星兄站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，极目远眺庐山云海，感叹道：“这海，是以云水相连来展现辽阔的。”

采竹笋的时候，我心忐忑，生怕被山民发现。城里规矩多，来到乡村，也总觉得山里的一草一木都碰不得。一位挑着竹筐的山民经过，看见我们手里的笋和歉意的笑，也笑了笑：“摘一两个带回家吃，没关系的，又不是拿去卖。”言说间，眼神清澈，熨帖人心。我忽然觉得惭愧，追寻文学的我们总把简单的事情想复杂了。大山里的人，是不需要过度被注解的。

儿子走不了几步，就要我抱，不抱不背绝不罢休。他不谙世事，跟我们一起爬山，听溪、看瀑。山溪奔流，遇石而折，水断成瀑，溅起细碎的水花。他站在山道旁，看得出神，时不时地咯咯笑。看那专注的小表情，他是多么喜欢山水啊。我瞬间顿悟：儿子的懵懂不就是文学最初的本真模样吗？无关技巧，无关名利，只源于心底最纯粹的爱与感知。这便是文学在新时代里，最隐忍也最动人的吧，薪火相传，从未断绝。

江上，山青水绿，众人悠然漫步，捧一颗心来，带一点灵感回去。世事喧嚣，文心沉寂，我们执拗地往山里跑，往诗里钻，和这溪水一样，明知汇入大江后就失了名姓，仍一路叮叮咚咚地唱下山去。大文豪苏东坡一生颠沛流离，总能于山水间寻得旷达，于困境中坚守本心，从容写下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。文人当如是，纵使文学之路清冷，我们行走青山绿水间，流连山水野趣中，亦能寻得一处精神的栖息地。

江上往来人，有老有小，有诗有文，有城里人的执念，也有山里人的淡然。

下山时，山溪奔涌成瀑，水花飞溅，儿子看得入迷，呀呀惊叹：“爸爸，瀑布！大瀑布！”风过竹林，沙沙作响，与欢腾的水声交织在一起，恰似一曲春天的交响。

欧阳修说：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。”来江上的我们也算醉翁吧，醉心山水，沉醉文字，得山水真趣，品诗文清欢，于世间，安顿此心。



岁时记

柚子花开

□ 李东旭

柚子花开了，我是在巷子口闻到的。晚上散步，走过那户人家的院墙，忽然一阵清冽的香，直往鼻子里钻。停下脚步，四下里望，黑乎乎的，看不见花。第二天早上特意去看，才看见墙内一棵大树，叶子油绿油绿，花藏在叶子底下，细细白白，不仔细看，找不见。

柚子花不起眼。花瓣厚实，乳白色，像蜡做的。花不大，一簇一簇，开在枝头，藏在叶间。你不走近，看不见；走近了，先闻到香，才看见花。它不像桃花、杏花，远远看一片粉一片白，招摇得很。柚子花低调，可那个香，藏不住。

北方通常不种柚子树，柚子是从外地运来的，冬天才有。柚子花更是没见过。后来到了南方，才看见。南方人家，院子里常种柚子树。为的是秋天吃柚子，也为的是春天闻花香。古人种

树，讲究实用也讲究审美。柚子花好看，又香，结了果又能吃，一举两得。院子里种一棵，春有花，秋有果，四季都有意思。

柚子花开的时节，是四月。开的时候，满院子都是清香。坐在树下，泡一杯茶，香气一阵一阵地飘过来。它不像桂花那样劈头盖脸，柚子花的香是有分寸的，知道什么时候该来，什么时候该走。

有一年四月，在福建一个村子里住过几天。村子在山里，家家门口都有柚子树。早上起来，推开门，花香扑面而来，吸一口，心里就敞亮了。黄昏时候，坐在门槛上，看远处的山色，听近处的虫叫，柚子花的香就围绕在身边，不浓不淡，刚好。

柚子花落了，结出小柚子。青青硬硬的，像小石子。慢慢长大，到秋天，变黄，变软，就可以吃了。我喜欢观察柚子花落后结出的小果子，绿豆那么大，藏在叶子底下，不留意就错过了。时间真快，在我们北方，花开的时候还穿夹衣，柚子熟了就要穿棉袄了。

柚子花谢的时候，花瓣一片一片地落在草地上，风一吹，打着旋，又飘到别处去了。扫地的阿姨说，这花落得烦人，天天扫。我说，香啊。她笑笑，说，香是香，可落得太多。我想，花大概也难，开了被人爱，落了又被人嫌。可它不管，年年开，年年落。这就是花的事业。

现在我住的楼下，也有一棵柚子树。每年春末夏初，推开窗，那个香就进来了。站在窗前，往下看，树不高，正好看见树冠。花开了满树，星星点点，衬着绿叶。有时候下雨，雨打在花上，花就落了，铺了一地。雨停了，空气湿漉漉的，花香更浓了。

柚子花不名贵，可它的香，是别的花比不了的。那种香，能让人静下来。烦躁的时候，闻一闻，心就定了。古人说“心静自然凉”，柚子花大概也有这个用处。五月，柚子花快谢了。趁它还在，多闻几回。



檐下记

与广播同行

□ 周虎军

“墙上一朵牵牛花，没有叶子会说话。能唱歌来会唱戏，大人小孩都爱它。”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，我们村家家户户都装着它——广播喇叭。它的信号是靠从县城广播站架进村的一根广播线送入万户人家的。那时我觉得这个小喇叭很神奇，每天能播放天气预报、相声戏曲，还有国内外时事新闻……从这木盒里我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很大，每天发生着很多新鲜事。

我上小学二年级时，父亲买了一部砖头大小的收音机，收音机“头上”有一根伸缩天线，“肚子”里装着两节干电池，替代了墙上挂着的广播喇叭。姐姐、哥哥每天下午放学定时打开它，收听“小喇叭”等少儿节目，我也跟着听，渐渐也爱上了。

小喇叭开始广播时，总要配上一段“嗒嗒嗒、嗒嗒嗒、嗒嗒嗒”的广播歌，小朋友，小喇叭开始广播啦”的音乐与童音开场白。在这节目里，孙敬修爷爷讲的哪吒闹海、大闹天宫，曹灿叔叔讲的小英雄雨来、王二小的故事，康瑛阿姨配音的“小叮当”，成了我儿时的知识库与精神食粮，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回忆。

慢慢长大一些，我开始收听“星星火炬”。在这节目里，历史广播剧《少年岳飞》《辛弃疾的故事》我都爱听，这些故事滋润着我的心田，鼓励着我长大了也要学习英雄，报效祖国。

大约到五六年级时，我迷上了评书连播节目，它们很快成了我的最爱。特别是周末和节假日，我会变换频道找评书听，袁阔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等老师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《隋唐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杨家将》，我听了又一遍又一遍。评书中料事如神的诸葛亮、忠厚仁义的秦叔宝、巾帼不让须眉的穆桂英等人物，一个个活灵活现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广播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文学的种子，也种下了我的文学情结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到省会上学，我的同学基本上人人拥有收音机。那时我们喜欢听的是省会一家电台，寒江老师主持的《今夜不寂寞》。这是一个热线栏目，主持人接听电话，现场解答听众提出的各种问题。主持人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方式，潜移默化影响着我的成长，让我也慢慢开始认识了社会，了解不同人的酸甜苦辣。

进入新世纪，电视电脑普及很快，我却仍然对广播情有独钟。特别是2019年中宣部推出的学习强国APP，让我见识到了智能化时代丰富多彩的“广播”。在电台板块里，有“听广播”“听文化”“听理论”等11个频道，仅“听广播”就汇集了近百个栏目，可听可读，让人耳目一新。

如今，每天早上我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学习强国听广播，尤其喜欢听长书栏目，像《围城》《生命册》《宝水》等书我收听了一遍又一遍，那些优美的文字，悦耳的朗诵让我沉醉其中，延续着与广播的不解之缘。

40余年来，从墙上的木盒喇叭到掌心的“学习强国收音机”，载体和栏目换了一代又一代。儿时，广播让我对世界产生了无限好奇，滋养了我对理想的一腔热忱；成年后，又指引我义无反顾承担起社会与家庭责任。那些流淌在岁月里的声音，已不再是简单的信息传递，而是刻进生命里的印记，让每一段时光都因聆听而有了温度与力量。



AI图片。制作：钟秋兰

俗世录

习惯

□ 张培胜

老李退休后，心里一下子空了，坐也不舒服，站也不舒服。没事可做，老李喜欢一笔一划在白纸上写着“如拟”二字，然后写上名字，落日期。

老伴对老李的举动有些莫名其妙，找来儿子：“你看，你爸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，退休半个月，精神状态不好，连行为也怪异。”儿子看了看父亲，接过父亲手中的笔，“爸，你这是干嘛？”父亲一脸茫然，“唉‘如拟’两字写习惯了，回到家空闲了不习惯，写一写适应下。”

儿子懂了。父亲当过十年的公司经理，大小算是单位的头，什么汇报、总结、文件、通知、方案之类的，都要找父亲确认。作为公司负责人，老李都要写上“如拟”两字表示“同意”，再签上大名和日期，章程就完成了。

老伴知道真相后，就想得找个办法缓解老李的退休焦虑才行。要不，整天魂不守舍，一家人也受影响。于是老伴大事小事写张纸条，让老李签批。比如，上菜市场买菜，三斤肉、五块豆腐、一只鸡等，老李都在纸条上写上“如拟”，再签上大名、配上日期，精神立马抖擞了！老伴便拿着纸条兴高采烈到菜市场去了。儿子要出差，也写上出发时间、目的地，老父亲在纸上写上“如拟”两字，儿子便安心出差，心头无忧。

儿子的作业要家长签字，找老李算是找对人了。老李在儿子的作业纸上横着写“如拟”，字迹流畅有力，看上去确实是认真检查作业了。儿子的成绩并不好，作业错了一大半，老师见签名，居然是“如拟”，觉得家长太不负责，打电话给老李的儿子，儿子才想起是父亲签的字。

老师哭笑不得，“签名就行了，最好孩子父母的名，证明检查过作业而已。”老李听了儿子的讲述，觉得好心办了坏事。“不过呀，一直写‘如拟’两字，干吗现在就不对了。”儿子打开作业本，一本正经地说，“爸，你看看，你孙子的作业错了一大半，你还‘如拟’，意思是说，就像这样写的意思。”老李一下子懂了，喃喃道：“写习惯了，我改一改。”

过一年多，老李批“如拟”的次数渐渐少了，但天天散步、打太极拳、陪孙子做作业，精神反倒好了。日子过得有条有理，一家人都高兴。



第21期

樟树下

电话：0791-86849235
本版邮箱：32028011@qq.com